

棋王

仲生鹏◎著

一个顶尖高手的终极选择，不是随波逐流，
而是特殊年代的另类生存法则

一部直面围棋手人生与爱情的年代传奇
一场让人热血沸腾、心驰神往的巅峰对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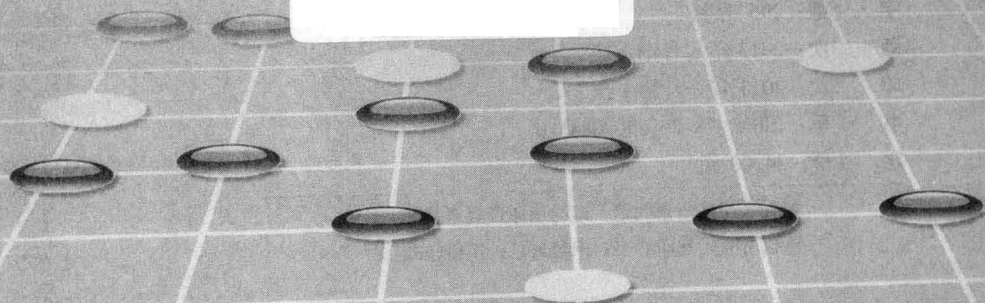
全景展现围棋世界的谋略与斗争

❦ 开启竞技小说新纪元 ❦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棋

仲生鹏◎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棋圣/仲生鹏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090-0885-0

I. ①棋… II. ①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6722 号

书 名: 棋圣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96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885-0

定 价: 3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01 | 人生不见参与商 | / 1 |
| 02 | 梁园日暮乱飞鸦 | / 17 |
| 03 | 惹得巫山梦里香 | / 33 |
| 04 | 蹇驴得志鸣春风 | / 49 |
| 05 | 胜固欣然败可喜 | / 65 |
| 06 | 忍剪凌云一寸心 | / 81 |
| 07 | 为营步步嗟何及 | / 96 |
| 08 | 人间自是有情痴 | / 111 |
| 09 | 明月不归沉碧海 | / 127 |
| 10 | 雁行布阵众未晓 | / 142 |

- 11 世上如今半是君 / 158
- 12 竹死桐枯凤不来 / 174
- 13 茂陵秋雨病相如 / 189
- 14 李将军是故将军 / 205
- 15 今人不见古时月 / 221
- 16 楚天云雨尽堪疑 / 236
- 17 我有迷魂招不得 / 251
- 18 海外徒闻更九州 / 267
- 19 草萤有耀终非火 / 282
- 20 万里云罗一雁飞 / 297

最后一抹阳光从东华观的塔顶消失了，寂静尾随着黑夜迅速吞没了北京西郊这片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。没有缭绕的香火，没有悠扬的鼓乐，没有祈福的清音，没有喧闹的道场。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些萧瑟日子里，东华观真正实现了“四大皆空”，连道士也不见了踪影。而寄住在这里的男女老少们，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。

这一群人中，有皓首长者，有青春红颜，甚至乳臭未干的童子。他们不是香客，不是难民，甚至不是一伙儿人，口音南腔北调，服装土洋错杂。唯一将这群乌合之众纠集在一起的，是观门口一块写着“围棋集训队”字样的油着新漆的木牌。当然，与普通人理解的运动员相比，他们的健康状况普遍令人堪忧，个别人还是潜在的结核病患者。但即使如此，身处在这古观之中，青灯之下，不但没人抱怨，他们反而暗叹侥幸。因为道观里虽然缺水少电，但生活条件总比他们之前流落的北大荒农场、滇南橡胶林、乌蒙山苗寨、海西大草原强多了。在这里，除了他们衣食无忧之外，甚至还有津贴可拿。在多年的动荡过后，连刚恢复办公的体委都在紫禁城四周打游击，比冰窖还冷的小项围棋能够找到如此清雅的栖身之处，可真是托了太上老君的保佑了。

现在，他们真正看不顺眼的，却是彼此的身影。以前隔着千山万水，他们又都是风雷激荡中的惊弓之鸟，顶着“封建糟粕”和“风雅余孽”的罪名，在自身难保之际，那些盘内的芥蒂和盘外的龃龉，哪里还排得上号？现在同处一院，共对一枰；双目相视，黑白分明，想不勾起旧仇怨恨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！

说来也许没人相信，集训队中除领队、会计、厨子、门卫等一千行政服务人员和不入流的少年组小队员外，真正的棋手人数不过半百，门派却

超过了两位数。喜欢屠大龙的四川黄家，好摆“玲珑图”的山西陆家，狂捞实地的“钻地鼠”九江冯家，不多不少只赢一目的“气死人”长沙戚家，全都一一到位。但是，真正能够称得上高手的，依然来自于久负盛名的两大围棋世家——“南薛北史”。

自清乾隆以来，京城棋坛的头把交椅就非史家莫属，连接出了几代“棋待诏”。传到了史胜东手里，棋风更加凌厉，绰号“大刀”。可是清朝覆灭之后，史胜东丢了饭碗，眼看只能到大栅栏摆摊了，幸好北洋政府的段大帅爱棋如命，召他入府为宾。不久，从日本来了一位名叫伊东道平的棋手，要向中原名家讨教。于是，原本仅限于咫尺纹枰上的争斗，立马就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。

段大帅立即派遣史胜东出战。史大刀也磨刀霍霍，恨不能将伊东一劈两半。可是当他投子入盘，却像猛虎逮雀一样，处处扑空。眼看一局终了，连对方的衣袖都没有摸到，史胜东就莫名其妙地败下阵来。大帅不甘心，又找来了几个所谓的江湖逸士，结果更是惨不忍睹。见东家如此上火，府中一位绍兴师爷献计了，说杭州有一位名叫薛鉴水的医生是个围棋好手，他的浑名叫作神穴手，每一招都如针灸般切中要害，本事似乎不在史大刀之下。大帅一闻此言，立即发电报去请人。不久之后，薛鉴水果然来到了北京。甫一交手，薛鉴水就感到束手束脚，对方怎么走都看上去轻灵流畅，自己每下一子都滞涩呆板。不过，连输了两局之后，他凝神静气，发现伊东道平虽然精通棋理，但缠斗的功力似乎不怎么强，就决定满盘分断做劫，一心乱中求胜。伊东道平因连胜轻敌，加上久战疲倦，竟然将大好优势吐了出来。终盘一算，薛鉴水胜了两子。大帅见扳回了面子，顿时心花怒放，连连夸赞薛鉴水，连带着奉送给了伊东道平一顶高帽子：“阁下水平如此神妙，真不愧是日本的第一高手！”

伊东道平听了却大为惶恐，说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六段而已，同一水准的棋手在日本至少有二三十人，之上还有几大宗派的八段掌门人，至于公认的最顶尖棋手，是当代“名人”（官方督办）本因坊秀正。秀正究竟高到了何等境界，自己不敢臆测，但半年前曾有幸与他的高徒藤原正雄下过一次六番棋，在让子的情况下才勉强打成了平手。

众人听了心下不以为然，因为这种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，咱中国人早就干过了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宣宗时期一位日本王子到了长安，要求与中国高手对弈。当时的第一国手顾师言与之下得难解难分，最后使出一记妙手“镇神头”，才勉强击败了对方。为了维护天朝体面，顾师言诈言自己不过是第三高手，要过了自己这一关，才能见识前两位高手。对此，日本王子只好悻悻而归。

而在伊东道平这边，却有一肚子倒不出来的苦水：他此行的目的根本不是来炫耀棋艺的，恰恰相反，是自感多年学棋进步不大，才远渡重洋，来向中华高手学几招的。早在一百多年前，琉球国的一位棋手曾经来到日本，击败了很多高手，就神气十足地去了中国显摆。当时的中国棋界，正是“绝代双骄”范西屏、施襄夏称雄的盛世。琉球棋手一上手就被中国棋手杀得七零八落，大败亏输。琉球棋手归国之后，有人问起中日围棋孰强孰弱，他叹息道：“汉流浩荡，充塞天地；和风纤弱，怎堪一击?!”此言一传到日本，上下闻风色变，以为中华棋道深不可测，万不敢与之争锋。伊东道平没想到自己一路走来，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真有啼笑皆非之感。

伊东道平在半憾半喜之中回国了。可是，他掀起了一阵东洋风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围棋规则，尤其是废除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座子制。在很多人眼中，这可是祖宗家法，丝毫不可动摇啊！对此，段大帅这个乱世枭雄倒是个明白人，懂得棋势和国势一样，只认拳头大的道理：

“争什么？如今这世道，谁强就得按谁的规矩来！你们有本事让人家几个子，人家一样会按你们的规矩办！”

至此，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吗？当然没有！与外国人争是争不过了，可是自己人还是要上斗一斗的。尤其对史胜东来说，薛鉴水既然踩到了自家的地盘，还在大帅面前抢了风头，不分个高下怎么能行？于是，双方在北海公园的龙泽亭摆开了擂台，约定七局定江山。一番龙争虎斗之后，打成了三平。最后一局，更是下得惊心动魄，一波三折。史胜东告负之后羞怒交加，竟然一病不起。薛鉴水通吃南北后，也没有得意多久，就匆匆返回了家乡，不久也离开人世。两人谢世之后，继承了史胜东衣钵的史瑞虎继续称霸京师，而薛鉴水的儿子薛平湖也独步江南。他们各守着自己的半壁

江山，从未见过面，但也从未忘记父辈结下的宿怨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到了新社会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。按照流行的说法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，算是进了一个大熔炉。可是，把这样两个水火不容的干货丢了进去，却非炸了炉膛不可。

这天天刚亮，对弈课还没开始，史瑞虎就在戒律堂里拍桌打凳了：

“缸里怎么一滴水也没有了？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”

他这一嗓子吼起来，不要说正在埋头数子的队员们，连房檐下点卵的一对燕子也惊飞了。不过，看他一副咬牙切齿、挥舞着牙刷的模样，一点儿也不像上甘岭坑道中忍渴坚守阵地的战士，倒像阎王殿里那个一手拿笔一手执笏的赤眼绿髯鬼判官。

住在观中固然逍遥，但毕竟不是真神仙，也要食人间烟火。因此，集训队排定了运水人员，每天去山下二里外的泉眼处拉水。虽然队里为水车配了一头骡子，但山路崎岖，这个活计并不轻松。不过在那个以粗壮为美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恨不得将自己的细皮嫩肉锉成砂纸。如果还有人偷懒要滑，那可真该好好批斗一番了。

正打开教案准备讲课的薛平湖也吃了一惊，赶紧抬起头来，望向墙上的值日表。作为集训队的主教练，这样的体力活当然轮不到他干。但是，他的本能告诉自己，史瑞虎这次发飙肯定不是冲着别人。果然，他一查之下，今天当班挑水的正是自己的学生冯晓白。原来，按照集训队的教学计划，除了全员上大课之外，个别拔尖的好苗子，则由教练单独开小灶。如此一来，薛平湖和冯晓白就有了师徒的名分。不过，这个年轻人的棋风虽然偏好捞实地，身子骨可不大结实，一开春就咳个不停。可能是昨晚没睡好，早上又爬不起来了。

“怎么搞的？要是放在旧社会，官府的老爷们一旦伺候不好，要拖到衙门里打板子的！”薛平湖恨徒弟不争气，但更恨史瑞虎的小题大做，就含沙射影地拿对方的家庭成分开涮。

冯晓白本来就慌乱，两边火力一夹，更加瑟缩成一团。可是，史瑞虎似乎并不在乎被人掀家底——实际上，他甚至比薛平湖更喜欢翻旧账。对

方的话音未落，他立即就顶了回去：

“哈哈，大家可都瞧见了！做师父的不好，全赖在徒弟身上；做师父的得了便宜，就不说沾徒弟的光了！”

这话太难听了，也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可是薛平湖却像被毒蜂蜇了一样，脸色一变，匆忙拉着冯晓白走了出去。

主教练和裁判长斗嘴，就像龙虎争雄，谁招惹谁倒霉，因此现场的队员们都鸦雀无声。不过，每个人心中并非没有立场，个别人甚至希望吵得更厉害一些，最好闹到集训队的一把手——支部书记兼领队秦双河那里去。从集训队成立的第一天起，秦队长就收到了不少小报告，说史瑞虎蛮横霸道，浑身上下全是军阀作派，有的小队员学得慢一点儿，他竟然动手揪耳朵“爆栗子”；薛平湖的问题就更严重了，不但在课堂上讲阴阳风水什么的，皮箱里还藏有一本《玄元妙经》，光听这名字，就知道是“破四旧”的漏网之物，该搜出来一把火烧个干净才是。当然，秦队长是老八路出身，又是懂政策的人，虽然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让人一坐就一整天不动的运动，却知道斗争要讲策略，眼下围棋队确实离不开薛、史二人。因此，他绝不会因为几个小报告就大动干戈。当然，他的心头难免还是会生点儿疙瘩的。

此外，众人听出史瑞虎话中有话，似乎涉及多年前薛、史两家的一段旧事。谁都知道究竟怎么回事，可是偏偏史瑞虎戛然而止了。没错，老史虽然为人豪放，但下围棋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直筒子。把柄一旦在手，就要用在刀口上。

薛平湖一直走到了观门外才停下来数落了冯晓白几句，叫他赶紧下山把水补上，然后慢慢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看来，上午的课只能听任史瑞虎一个人唱独角戏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后半口怎么也出不来，就憋在心头膨胀。薛平湖和很多南方的男人一样怕事却好计较，属于“嘴上跑马拳头上跑汗”的那一种人。今天，他肯在众人面前吃瘪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其中之一，就是自己的儿子薛新雨就要来了。

一想到儿子，薛平湖就心疼加头疼。妻子去世得早，自己一手将孩子拉扯大，他不知道操了多少心。三代单传的独子，薛平湖自然宝贝得不得

了，未免对他有点儿娇生惯养。如今，儿子已经十六岁了，也不正经上课，整天就在街上闲逛。社会上这个派那个派的，可是儿子连当个逍遥派都不合格。此时，“上山下乡”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薛新雨这样的无业青年正是动员的最佳对象。薛平湖不过是一只春生秋死的蝼蚁，岂敢和大气候对抗？但是，出于父母的私心，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少吃点儿苦啊。

薛平湖觉得如果能把儿子接到集训队来，不奢望他能克绍箕裘，只要天天放在眼前，自己心头就安定了。可是冤家路窄，儿子要想进集训队，必须要过史瑞虎这一关。要知道，这个裁判长可不是光吹哨的，还负责全队的考核工作。儿子要入选，必须要他点头同意才好。可是以两家的世仇，对方不借机刁难才怪呢！

可恰恰相反，那天在集训队每周的例会上，当薛平湖期期艾艾地把要求提了出来的时候，史瑞虎却第一个拍手叫好：

“真是‘老子英雄儿好汉’，一代更比一代强！太好了，我也有个闺女，那就让两个小字辈较量一番吧！”

薛平湖顿时变了脸色，自己的水平与史瑞虎尚在伯仲之间，但是史瑞虎的女儿史幽红，却是年轻一代棋手中的佼佼者。一般女性下棋多精于算计，却拙于谋篇布局。可是史幽红却是个异类，这个丫头外表冷艳，心思深沉，还善于下圈套，高手一不小心都能着了道，想在她手下讨个好可不容易。儿子虽然天资聪颖，悟性绝佳，但一向干什么都不认真，而轻浮躁动正是棋手的大忌。自己离家半年了，摸扑克牌的时间肯定要远远超过了碰黑白子的时间了。

他这一踌躇，史瑞虎更加得意了，思路也愈发离奇了，说如果小薛不敢和女儿对垒的话，就干脆加入少年组吧！这样一来，以后连挑水的任务也豁免了。

与会的头儿本有五个，除去秦领队和薛、史二人以外，负责外事的陈主任去市里拿文件了，而总务长陆德言一向谁也不得罪。他虽然也是名家出身，可是棋力平平，下出的棋看上去花团锦簇，其实华而不实，对方一玩儿硬的，就像积木一戳就倒。但常言道：功夫在棋外。所以，陆德言为人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是个上下都说好的主儿。不过，今天的他竟然一

反常态了。

“老薛教出来的孩子，水平一定错不了！老史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你就不要太难为人家了！”

薛平湖没想到平地上竟然冒出了一支同盟军，顿时喜出望外。可谁都知道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秦双河。

关于集训队的管理原则，上级早就有指示，说这些人三教九流，不稼不穡、不工不商，因此，思想上要多监督，生活上要多照顾。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有一句：多培养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人。秦队长当然知道，这个继承人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，就像今天激情如火的“旧世界掘墓人”不一定非要从考古系去召集一样。何况，由于就业困难，在很多工矿企业中，某种不成文的子承父业的顶班制度已经出现了。那么，是否就可以开这个口子呢？

其实，薛平湖这个人虽然外表洒脱，却并不拘泥呆板，昨晚他就私下找过领队，恳求了小半夜。看他那神情，似乎不把儿子弄来，那小子会把杭州西湖的水给放了。秦双河虽然和这些文化人说不到一块儿，却有吃软不吃硬的好汉性格。于是，他决定原则和人情一并考虑，清了清嗓子，一锤定音了：

“老薛有实际的家庭困难，组织上当然有帮助的义务。前几天，咱们有一个队员患了肝炎回去了，正好缺一个名额。不过，必要的考核是不能省略的，我也同意让幽红试一下他的水平。”

见领队已经点头，史瑞虎眼看孤立了，只好给自己搭一个台阶：“没问题，我坚决服从领导的意见。这样吧，我也不欺负人，既然你儿子比我闺女小两岁，那就让两子吧。”

薛平湖如愿以偿，当天下午就赶到石景山邮局发电报给儿子。薛新雨到来之前，他的心中忐忑不安，既担心儿子输棋，又怕他抗命不肯来。可他真是多虑了，薛新雨接到父亲的电报后大喜。这半年来，薛新雨确实过得惬意，但花果山的美猴王尚且向往天庭，江南的小桥流水看腻了，也想见识一下北国风光。于是，他立即丢下了狐朋狗友出发了，一路顺风就来到了北京。

不过，薛新雨并没有马上来见父亲，先在城中玩儿了两天，才动身前往东华观。公交车到了终点站，后面就全是山路了，只好自己一步步爬上来。

初秋的阳光虽然失去了毒辣，但走了个把小时之后，薛新雨依然汗流浹背。山道上罕有行人，更不见村舍，想讨碗水喝也没去处。突然，耳中依稀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。他闻声而寻，绕过一棵红叶灼灼的大枫树后，眼前果然出现了一条小溪。四顾无人，薛新雨放下行李，脱衣下水。在水中嬉戏了一阵，他突然起了好奇心，想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里。溯游了一阵，听到了一阵轰鸣声。从水中抬眼一看，只见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半亩大的清潭，四面翠柳如屏，芦花胜雪。北边的山壁下，豁然有一股泉水喷涌而出。薛新雨欢喜之极，立即屏息潜入了水中，准备一个猛子扎到泉眼下。正在此时，他突然发现右侧的岸边似乎有丝丝光亮闪动。定睛望去，只见温煦的阳光之下，透亮的碧水之中，光洁的青石之上，竟然有一对雪白的莲藕在轻轻颤动，让人心生爱怜，薛新雨就直冲了过去。

他的双手刚刚触及莲藕，就听得头顶传来一声惊叫，随即水花四溅，那团白藕也倏忽不见了。薛新雨一挺身，就从水中站立了起来。他抹去脸上的水滴，睁眼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只见岸边的巨石上，一位半裸的姑娘正慌乱着掩上自己的衣襟衬裙，遮住上下要害部位。一时间，她的头发也来不及梳理，就散乱地披在了肩头和脸上，让人看不清眉眼。薛新雨这才明白，自己刚才捉住的不是白藕，而是人家的一双脚。看到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薛新雨不用一秒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，赶紧要辩白几句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嗓子干涩得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，勉强才挤出了半句：

“我什么也没有看见——”听在姑娘的耳中，倒像是遗憾没能够把人家的胴体看个巨细靡遗。

其实，薛新雨一向口齿伶俐，脑筋活泛，尤其善于和女性打交道。从幼儿园开始，他就是阿姨的宝贝蛋，女教师的应声虫，女同学的搬运工。在杭州的时候，连一起的哥们都说小薛行为放肆乖戾，但一见女人就成了一摊泥，最适合待在大观园或女儿国里。当然，知道的说这小子从小缺少

母爱，对女性有乳慕心理；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这孩子发育的哪个环节出了毛病，以至于缺乏性别意识呢。

当然，你若是因此就断定薛新雨是个嘴上长不出茸毛的奶油蛋糕，那可就大错了。除了手指有点儿纤长外，他具备了一个青春期男性的一切特征，包括突起的喉结、逆反的脾性、挑剔的目光。

“臭流氓！你还想看什么？看我不戳瞎你的贼眼！”那女孩子一听到薛新雨的话，顿时羞怒交加，抓起一根柳枝，就劈头抽了过来。

薛新雨心头迷惘，竟然忘记了躲闪，头上脸上结结实实挨了几下，顿时起了几道红印。女孩子一开始下手有些狠，但见他一丝不动，自己的动作也慢了下来，最后竟然愣住了，手中的柳条也耷拉了下来。

其实这一切的发生，不过是几秒钟的事。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，从林中又冲出了一位短发圆脸的姑娘，手中高举着一根扁圆的木棒。见了薛新雨，短发姑娘就要砸了下来，却被自己的同伴阻拦住了。

“算了，这个小屁孩不过是来摸鱼的，饶了他算了。”说完之后，那个女孩子竟然轻轻笑了一下，口气中流露出了故意的轻蔑。无论刚才这个小子真的看到了什么，一旦传扬了出去，都会让自己名誉受损。所以，最好的掩饰方法，就是将他小而化之，最好缩成一个穿开裆裤的“童子鸡”。

直到现在，薛新雨才看清了她的容貌。如今这个年代，夸一个女孩子漂亮，早就不能用什么“沉鱼落雁”、“羞花闭月”的词语形容了，单论“眉目如画”，就名不符实，因为宣传画中劳动妇女的标准形象是脸色红润、粗眉大眼、四体强健、精神高昂，而这个姑娘的脸色白得可怜，眼珠黑得可鉴，嘴唇鲜得可口，腰肢软得可折，神态冷得可怕，似乎是从遥远的未来，或者早就遗忘的过去飘来的。

不过，当她穿上不分款式的衬衣，扎起千篇一律的辫子，套上老少皆宜的布鞋，这一切的美景就如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。两位姑娘不再理会他，手牵手离去了。薛新雨远远望去，只见她们到了停在泉边的一辆水车边，一边给骡子上套，一边“叽叽呱呱”笑个不停，似乎那个受了惊吓的姑娘还捶了圆脸女孩的几下。看来，她俩是乘拉水的机会，偷偷跑来潭中来洗澡的。不过，负责放风的人只顾着观察大路上的动静，没想到会有人

从下游蹿上来。

两人一骡一车的影子消失了好久，薛新雨才回过神来。他脸上固然热辣辣的，可心头却黏糊糊的，似乎中午吃的那碗炸酱面在胃里泡化了，淀粉弥漫在了五脏六腑，四肢百骸。他顺流回到了原处，穿好了衣服，然后背起行李继续赶路。

夕阳西下，鸦群聒噪，晚钟悠长。最后一丝暮色中，薛新雨终于看到了东华观的大门。不过，他还没踏进门槛，就被一脚踹了出来。

毫无防备之间，薛新雨的腰间就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他闷哼一声，疼得弯下了腰。薛新雨看见两个人厮打成一团，虽然拳脚飞舞，除了着肉的沉闷声，却没有发出什么响动，否则早就惊动了里面的人了。

但是，薛新雨的叫声却让这场角斗戛然而止。两人松手后，一个个头矮壮的青年狠狠瞪了对手一眼，扭头就走了。另一个大个头长得高鼻细眼，宽额阔口，活像条短吻鳄，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。等对手不见了，他才转身走了过来，问起了这个不速之客的来意。等薛新雨报上名，他立即眼睛一亮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：

“太好了！真没想到，原来你就是薛教练的儿子。你知道吗？你要来的事，他每天都要念叨好几遍，弄得全队上下都想见你呢！”随即，这人见薛新雨痛苦的样子，又替他生气，“那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下脚这么狠，却没踢对人！哎呀，要是再低一寸，可不把人废了吗？”

于是，容不得薛新雨反对，他就被大个子放在了自己的脊背上。薛新雨十分感动，今天这一路上，他终于碰到了一个好人。

穿过了棂星门，只见前面的灵官殿上灯火通明，人声喧哗。大个子说大家正在开饭，撞见了不好，于是直接来到了主教练的单人间。房门虚掩着，薛平湖不在，他将薛新雨放在了床上，不一会儿功夫又拿了两大瓷缸的饭菜来了。两人一起吃饭，薛新雨才知道对方的名字叫宋大洋，和他对垒的名字叫黄子武，是集训队里出了名的坏痞子。

“他是个捣乱分子，谁棋下得比他好，就暗中使坏。今天下午对局，你父亲的高徒冯晓白屠了他的大龙。他气不过，就跑到我们宿舍里，在晓白的被子里塞了一堆骡子粪。你说，这样的人是不是欠揍？”

薛新雨明白了冲突的缘由，就夸赞对方是个仗义的大侠。宋大洋听了很受用，说我们这里是典型的庙小妖风大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我好了。两人聊了大半个小时，薛平湖才回来，一见房中这两人，顿时一惊一喜。又见儿子脸上带伤，行动不便，变成了怜怒交加，连声问个究竟。薛新雨很乖觉，只说自己不小心在山道上摔了一跤，幸好宋大哥路过，将自己驮了上来，否则今晚只能躺在野外喂狼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薛新雨就跟着父亲出去了。他们拜访的第一个对象，当然是秦队长。秦双河是个军人，看人的眼光都是横平竖直的，见这小子眼活手轻，问一答十，与其父大异其趣，倒也颇为喜欢；负责外事的陈主任是个典型的外交家，知道薛新雨身份暧昧，因此很注意掌握分寸，冷热适中还有点儿余温，像当前的天气；相比之下，总务长陆德言就亲热多了，拍肩摸头好似自己的亲儿子，当场给他办了一张饭卡，跟脚就送来了套崭新的生活用具。

宋大洋说错了，至少有一个人不想见薛新雨——千万别弄错了，这个人可不是史瑞虎——恰恰相反，史瑞虎恐怕是这里除了老薛之外最急于见到他的人。作为死对头，他当然非常关心对方后备力量的建设。三人见面之后，两个大人不咸不淡地敷衍了几句，史瑞虎就依例问了薛新雨几个问题，如喜不喜欢下棋、什么时候开蒙、每天下多长时间、是否参加过正式比赛之类。小薛的回答让老薛直皱眉头，却不好圆场。等父子走后，史瑞虎心头按捺不住高兴：这个小子一没大志，二没佳绩，真是虎父犬子；而自己的女儿还在襁褓中就能辨认黑白子，又是从校、区、市一级级打出来的。可是他高兴之后竟然又有点儿失落，如果女儿赢了——那自然是板上钉钉的，这小子扫地出门，老薛脸上无光，固然惬意解气，可三代人半个世纪的较量，最后竟然要靠女流之辈一战定江山，祖宗的脸上也不怎么光彩。

真正让薛新雨吃了闭门羹的，不是集训队的领导，而是东华观真正的地头蛇——附近红莲公社派驻东华观的管理员老甘头。他独自一人住在八仙堂后的锦鳞阁中，满屋子除了一张床，就塞满了侥幸逃过劫难的匾额、雕像、法器 etc. 周边的居民传说，锦鳞阁里还藏了一条金鱼——纯金

打造的。因此，老甘头几乎足不出户，当然也不喜欢任何一个外来人。

“没事就不要到这里来，有事也轮不到你来！”老甘头一张苦瓜脸，丝毫没有给父子俩一点儿好脸色。老薛倒也罢了，光看小薛那双灵气外泄的眼睛，就让老人家联想起了旧北京天桥上揽客的小么子。

爷俩四处转悠了一圈，连厨师和门卫也拜见了，只剩下学员的宿舍没有走访。薛平湖自重身份，又知道儿子现在还没到认师兄弟的份上，就省了脚力。例行公事之后，父子俩最大的任务当然就是备战了。下了两盘指导棋之后，薛平湖心里多少有了底，因为儿子的手法虽然生疏，但是大局感比以前强了，算路也还精准，只是有点儿急于求成，每一步的意图都太明显，不过这都是年轻人的通病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来磨炼——当然，前提是他能够扛得住史幽红的凌厉一击。

薛新雨刚来到东华观，不想让父亲失望，更希望留给众人一个好印象。于是，除了拉屎撒尿，他几乎足不出户，一日三餐也是父亲带来的。第二天午后，薛新雨正想偷懒眯一会儿，突然听到了敲门声。他开门一看，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俊俏女孩。薛新雨让她进来，对方却笑着摇手后退。原来，按照统一安排，集训队的男队员都住在玉皇殿东西两侧的厢房中，而女队员住在东华观最北面的玉仙庵中。今天下午，因为薛教练不在课堂，女队的棋谱记录纸没了，为了避嫌，她们打发了一个还没完全发育的孩子来要。

薛新雨翻出来拿给她，两人就站在门口聊天。这个名叫舒梅的小女孩最喜欢讲话了，不等介绍，就说：“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了。”薛新雨见自己名闻深闺，未免有点儿得意。他哪里知道，入观和下棋，是人生中最寂寞的两件事情，现在都让集训队的人赶上了。如今的东华观，不要说来个新人了，就是跑进来一条癞皮狗，也会让大家谈上好几天。

薛新雨问她是什么地方的人？父母干什么的？住在这里是否想家？舒梅一听眼圈就红了，说家就在西城区，父母几年前下放到广西去了，一直以来音信全无。东拉西扯了几句，薛新雨正要借机打探那个史幽红的情况，恰好薛平湖回来了。舒梅一见，吐了一下舌头，溜烟跑了。见到父亲皱起了眉头，薛新雨半是解释半是得意地说道：